

·科海无涯·

汤姆生决定不看乌云

□陈洁

威廉·汤姆生是个传奇。他爸爸是数学教授,他从小就在爸爸的数学课堂上玩,10岁正式入学,入的是格拉斯哥大学。在剑桥大学,他同时获得过赛艇和数学的最高奖,可见其精神和肉体都健硕卓越。他用英文和法文写数学论文,用笔名发表,因为他的家族及其社交圈里,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科学家,他不想让长辈和长辈的朋友们因为不如一个小孩子而尴尬或痛苦。对于一个天才青年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温厚善意和人情练达。

21岁大学毕业后,汤姆生花了一年时间游学欧洲大陆,回来后便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自然哲学(就是物理学)教授。一当就是半个多世纪,后来还当了校长、皇家学会会长,荣誉多多。因为铺设了英法间第一条海底电缆和横穿大西洋的海底电缆,68岁的汤姆生被英国王室封为开尔文勋爵。“开尔文”现在还是热力学温度的单位(简称开,符号K),国际单位制中七个基本单位之一。

勋爵在光的波动理论、电磁学和热力学领域都有建树,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制冷技术的发明人,解决了越洋发送电报的技术难题,还研制发明了一大堆电学仪器。他生前就获得了巨大的荣誉,被认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巨人,死后葬于牛顿的旁边。

但是后人谈论汤姆生,更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几次错误:他估计地球和太阳的年龄时,保守得相当离谱;他在法拉第的引领下研究电磁,新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可奇怪地戛然而止,把“创建电磁场理论”的历史功绩拱手相让;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研究热力学即将突破时,又是临门不射,否则频率的单位也许就不是赫兹,而是汤姆生了。

·序跋集·

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

□刘东

十年以前,我出版了《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一书,来专门讨论“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问题。现在这本书属于十年前那本小书的续篇,所以这两本书最好对照起来阅读。

如果说,这个问题当时所带来的挑战,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是崭新的,那么竟然只是在十年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性受挫,国际学界的时髦话题便已是“后全球”了。

然而,相当富于戏剧性的是,前一本书还题为《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紧随其后的这一本书,就已经在提问《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也就是说,仿佛刚刚还在追问“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并且思考它对于中国究竟是福是祸,转眼就又提出了“后全球”的问题,乃至中国到底要在这种变局中如何自处。

不过,我在那时即已指出,曾经表现得“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本是芜杂纷乱的复合概念,它先从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的内涵起始,又发展出普遍化、全球化甚至星球化的意蕴,而且,所有这些意蕴都无序地叠合到了一起。由此,一方面,到底选用哪种理论框架来概括当代,恐怕更多的还是主观的信念问题,取决于从心理上倾向于相信什么;而在另一方面,这种“后全球”的新拟术语,毕竟还是

·无限杂思·

“活的时间”

□刘洪波

“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马克思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造物者不是上帝,而是人,是人的劳动,劳动创造世界,“劳工神圣”。

通过上下文,可以理解“活的时间”就是把人和物联系在一起,给物赋予形式的时间。这个时间之所以是“活的”,在于它是具体的,是属于人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是生命创造的表征。它具体地表现为人由于实践而被激活、物通过劳动而被完成。例而言之,一根木头如果未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那只是一根木头;成为桌子、椅子,这就是“通过活的时间被赋予形式”。

在这里,时间是从人的实践、人的劳动来理解的,而不是把时间作为一个纯粹的物理客观、物理属性或者物理标量。或者说,马克思不是把时间当作一个物理概念,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和人文的概念。这样,逝去的时间不是消失无踪,而是凝结在桌子椅子等被赋形的物之中,桌椅既是实践的结果,也是时间的凝聚。

如果我们把对“物”的理解从物品扩展到人的所有创造,那么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社会关系等等都可以视为人类实践的结果,都可以作为时间的凝聚。那么,历史就不是飘散无影,而现实正是历史的总和,是时间的累积性结果。

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价值尺度的通用形式被生产出来,货币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由此而形成了资本的总体控制。万物被均等为商品,价值被统一为货币,劳动被货币评价,时间被货币标量。人的丰富性、社会的万千气象,都被一个标准衡量,即由货币来通约,被金钱所标定。这是一个极端抽象化的过程,是用抽象原则去统摄一切具体的过程,它把社会的本质标定为资本和金钱。

这是巨大的简化。由此,社会运转不再需要考虑千差万别,只要考虑投入产出、成本利润、性价比,资本逻辑内含着效率主义。这也是巨大的强制。资本逻辑内含的效率主义仅仅服务于资本,但事实上人以及人的心灵、精神、际遇、价值感等等仍然千差万别,价值也无法全部用货币来衡量,金钱并不足以成为社会和人性的温度计。

资本逻辑下的时间抽象化,在于时间从

·读书·专栏



汤姆生留下的最大话柄,是他作为权威,在190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个新年致辞)中宣称,以经典力学、电磁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为支柱,一座宏伟又完美的经典物理学大厦已经完全建成。任何人都能感觉到他此时的踌躇满志和幸福陶醉。

事实上,他并不缺乏最前沿的学术认知,因为他的演讲清清楚楚地提到了经典物理学天空上两朵不祥的“乌云”:美国科学家的“以太实验”,以及被德国科学家引入热力学的“黑体辐射”问题。

那两朵乌云,后来确实带来了大风暴。前者催生出质子论。后者则导致量子力学的诞生。

于是,就在物理学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初露端倪之际,汤姆生却宁愿选择无视“乌云”的存在,志得意满地宣布,“物理学现在已经没有新东西可以发现”了,“剩下的一切,只是更加精确的测量”,以后的学者只要做些边角修补的工作,不可能也不需要再有大改动了。

汤姆生不仅知道乌云,还知道乌云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太不愿意面对随后的飓风,宁可相信那仅仅是两朵终将飘散的小云彩。他真正缺乏的,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精神和勇气。

不是随便什么人、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承受“打破”“重组”和“从头再来”的人,到一定的时候,都会累、会倦怠、会恐慌,会害怕攀登的道路永无尽头,真理永不可穷尽,于是渴望一劳永逸地抵达终点,渴望一间真理的小屋,供全部的思想和精神停下来,安居乐业。这种心理的危机感和对安全稳定的追求,是人性的本能需求。很多热衷于建立体系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是如此。

·序跋集·



摘编自刘东教授《是处在“后全球”时代吗?》小引,补记。

凸显了以往时常被忽略的、恰恰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冲突,也放大了以往曾经淹没在乐观声浪中的、不断崩离析的碎裂噪声。

事实上,全球化一方面的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诱使学者把世界说成是“扁平”的,或者把历史形容为“终结”了;而在另一方面,国与国间的快速角力与碰撞,也确实让原已存在的社会危机,通过相互的接壤、嵌入与压缩,而表现得愈加高涨、尖锐和恶化,乃至发酵出危机的平方、立方,甚至n次方,从而加剧了属于全球性的社会风险。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否愿意采纳“后全球”这个概念,它都有助于我们警醒地关注到,全人类正面临着关键的临界点。如果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正因为抓住了全球化的正面面,我们的国力得以迅速地腾飞,那么在今后的一段时间,能不能规避全球化的负面面,同样攸关我们的国运。

当然了,这个“全球化”进程到底能否被拯救,并不会只取决于某一国的选择;但反过来,我们自己是否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及能否创造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对于这个星球的未来仍将是至关重要的。

·无限杂思·

“活的时间”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人的实践过程变成单纯的计量手段。时间不再与个人生命体验直接挂钩,而只是一个计量要素。这是因为无论从个人还是组织来说,生产和流通所耗费的时间都各不相同,不足以成为衡量劳动的社会尺度,只有把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产生普遍均一的衡量标准,其中生产的时间用于生产商品的价值,为世界市场提供商品;流通的时间用于消灭空间阻隔,让商品在任何地方都能卖。

以此,时间从人的实践过程转化为钟表的计量,从而完成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更进一步,时间从时间概念转变为资本概念,表现为货币的计量,“工作日”这个概念跟具体的人没有关系,只跟劳动量、时间投入有关系,3个工作日是一个人工作三日还是三个人工作一日,并不重要,只代表一定的价值量。时间的抽象化就此完成。

劳动者在生产中难以产生价值感,不仅在于劳动目的不是为着他自身的实现,而是为着资本的增值,还在于生产完全靠货币兑现来体现的不可能,以及劳动时间从生活体验的一部分抽象为单纯的计量数值所产生的空虚感。

时间抽象化与生命价值感的丧失一体。随着时间抽象化,具体的生命被抽象统治了,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地位颠倒了,时间也从人生的拥有转而成为压迫的手段。人不再是主体和目的,而只是时间的物质载体,用来承载资本运转的任务。“活的时间”不管是生活的时间还是创造的时间,都被抽象时间管控起来。而经济过程的基础性、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又笼罩了全部社会生活,从而把生命拖入到资本增值的时间转化机器之中。

时间的暴政、时间的刑罚、时间的危机等等,现代思想家关于时间有各种批判性论述,都涉及到一个母题,那就是时间从生命的展开抽象为单纯的计量要素,从而使人的价值被否定。这些论述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所说的“活的时间”在资本逻辑下消失。“活的时间”既是具体的,也是积极的,而在资本逻辑下,时间的抽象化既使具体时间可有可无,同时使时间从生命的积极形态转变为消极形态和被动形态。

革命者后代讲述家风故事

叶挺以“正大光明、扬眉吐气”为子女取名



左图:叶挺一家合影。左起:叶挺、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长女叶扬眉、次女叶剑眉、夫人李秀文,李秀文怀抱的是七子叶正光。右图:歼教-1飞机设计团队。

千万小家构成国之大家,好家风关乎人才的培养,更关系国家的命运前途。正可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休戚相关、紧密相连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国才有家,家兴才能国运兴。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尊崇家庭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小家服从大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家风里的成长:先辈红色传承的故事》中,25位革命者后代用真挚的笔触,讲述了25个生动鲜活的家教、传家的家风故事,这里有信仰的坚守,有精神的传承,有奋斗的足迹,更有浓浓的亲情。这些故事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鲜活的生命印记。

【文摘】

挺起民族不屈的脊梁

□叶莲(叶挺的孙女、叶正大的女儿)

建铁军,爷爷名垂青史

1946年4月8日,我的爷爷叶挺在飞往延安的途中突遭空难,不幸牺牲。爷爷16岁参军,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正规武装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叶挺独立团。

1926年5月,爷爷率独立团由广州北上,先遣北伐,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

经历了北伐战争血与火的淬炼,1927年8月,爷爷率独立团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爷爷想以牺牲自己来保全新四军这支抗日血脉,没想到他与国

民党交涉时,直接被国民党扣押。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爷爷坚贞不屈,在狱中创作《囚歌》以明志,他宁愿“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也绝不“由狗的洞子爬出”。

1946年3月4日,爷爷在被国民党监禁5年后终于获释。他在出狱的第一时间,就向党中央递交了重新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很快获得批准。谁知道,就在他飞赴延安的途中,他和奶奶李秀文、姑姑叶扬眉、叔叔阿九,以及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不幸遇难。

我的父亲是爷爷的长子叶正大。爷爷奶奶遇难时,父亲刚刚19岁,八叔叶启光只有5岁。在得知父母和弟弟妹妹遇难后,我父亲与其他的弟弟妹妹抱头痛哭,悲伤欲绝。

后来,周恩来通过党组织负责人方方转告父亲,要他在广州继续读大学。但是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纠缠,父亲请求到解放区去,他要去找曾经与他父亲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他要去找已经失联3年的两个弟弟,他要继承父母的遗志投身革命。

1946年6月,父亲来到了张家口解放区,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两个月后,在聂司令的安排下,父亲动身前往延安。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父亲终于走到了延安。在那里,不仅有他长眠的亲人,还有失联3年的弟弟叶正明和叶华明。

父亲来到延安后,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工作。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讲革命道理,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参加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和斗争。他经常在会上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为革命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做报告,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他经常在各种斗争中挺身而出,为革命事业英勇斗争。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写了许多诗和文章。他的诗充满了对革命的热爱,对敌人的蔑视,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他的文章充满了对革命的深刻思考,对革命道路的清晰认识,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结下了许多革命友谊。他经常和战友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他经常受到敌人的监视和迫害,经常受到战友们的误解和排挤。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保持着不屈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最终在延安度过了他的革命青春,为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年华。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他经常把革命书籍、革命文件、革命照片等带在身边,时刻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经常把这些革命文物传给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革命历史,继承革命传统,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动人的革命故事。他经常给子孙后代讲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讲自己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革命激情,充满了革命勇气,充满了革命智慧。这些故事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父亲参加革命的重要时刻,记录了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点点滴滴。这些照片成为子孙后代的珍贵记忆,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书信。这些书信记录了父亲与战友们的交流,记录了父亲对革命事业的思考。这些书信成为子孙后代的珍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父亲每天的生活,记录了父亲对革命事业的感悟。这些日记成为子孙后代的珍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手稿。这些手稿记录了父亲为革命事业撰写的文章,记录了父亲为革命事业起草的文件。这些手稿成为子孙后代的珍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遗物。这些遗物记录了父亲为革命事业付出的心血,记录了父亲为革命事业留下的宝贵财富。这些遗物成为子孙后代的珍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精神,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精神,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传统。这些传统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传统,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传统,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传统。这些传统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这段历史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历史,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历史,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历史。这段历史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文化。这种文化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文化,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文化,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文化。这种文化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艺术。这种艺术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艺术,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艺术,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艺术。这种艺术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遗产。这些遗产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遗产,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遗产,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遗产。这些遗产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父亲在延安期间,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奋斗的精神财富,是父亲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精神财富,是父亲为革命事业奉献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成为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激励他们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左图:叶挺一家合影。左起:叶挺、长子叶正大、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长女叶扬眉、次女叶剑眉、夫人李秀文,李秀文怀抱的是七子叶正光。右图:歼教-1飞机设计团队。

恋航空模型,加之空难带走了4位亲人的生命,父亲和二叔同时选择进入莫斯科航空学院。

父亲带着前辈的嘱托,在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学习了6年,他像海绵一样拼命吮吮着知识的营养。

1955年,父亲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飞机维修112厂(又名国营112厂,现沈阳飞机制造厂),这段基层工作经验,为他以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成立,父亲出任副主任设计师。这支近百人的设计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2岁。但他们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设计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这架飞机的成功研制,开创了喷气时代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先河,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父亲在飞机设计领域耕耘18年,参与设计研究或主持领导了我国多项飞机研制任务,为歼教-1、歼-7、歼-8等战斗机的成功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1988年9月,父亲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我军少有的科技中将。

2012年,在航空工业界几位院士的推动下,85岁的父亲终于同意口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后经整理编写,出版了《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开拓者:叶正大将军回忆录》。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顾诵芬院士为父亲的回忆录撰写序言,在序言中,顾院士写道:“他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不断拼搏,奋斗不止。他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对事业成功的执着追求,以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和对同志的尊重、平易近人的谦和等,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值得我们永远敬重和学习……”

父亲教会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理解他人的困境,他常说人不能总想着自己,要学会替别人着想。父亲让我们感受到爷爷从未远去,他的精神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激励我们奋进。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品园

《品园》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陈从周

品园

《品园》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陈从周

品园

《品园》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陈从周

品园

《品园》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陈从周

品园

《品园》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陈从周

品园

《品园》陈从周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陈从周